

希夷梦

• 辽沈书社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巴蜀书社
• 齐鲁书社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寓意卷四

希夷梦

〔清〕汪寄 著 廖东 黎奇 校点

辽沈书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巴蜀书社 齐鲁书社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闾琨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闾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4)

希 夷 梦

Xiyimeng

廖 东 等 校点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 50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印数 1—915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郭守信

版式设计: 顾季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李守勤

ISBN 7-80507-085-7/I·49

登记号(辽)第14号

平装定价: 11.20元 精装定价: 13.00元

《希夷梦》出版说明

《希夷梦》四十卷，又名《海国春秋》。作者汪寄，号峰游，新安人。生平不详，乾隆五十一年以前已逝世。据此，盖乾隆时人，书亦著于此时。现存最早的是嘉庆十四年新镌本堂藏板本，又有光绪四年翠筠山房刊本，上海苏报馆校印本，民国年间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此次排印出版，以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清本。

《希夷梦》叙北宋吕仲卿与韩速事：吕、韩反对赵匡胤篡权失败，欲投南唐，但南唐腐败无能；至黄山希夷老祖洞府中，睡于石上，梦入浮石国为客卿，建功立业；一梦醒来，仍身在黄山洞中，有所感悟，随希夷老祖学道去了。

黄粱一梦式的梦幻小说，自晋干宝《搜神记·杨林》至唐沈既济的《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薛渔思的《樱桃青衣》，经宋李宪民的《钱塘异梦》、明瞿佑的《渭塘奇遇记》、清蒲松龄的《续黄粱》，直到《希夷梦》，久行不衰；既延续发展，又各有千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自成一派。所以，这部似乎被遗忘了的《希夷梦》的出版，对于研究梦幻小说、研究中国小说史上的续作现象，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1991年10月

自序

韩通者，柴周殉国之忠臣也。传奇以为赵宋开国之元勋，不知殉国者皆义精仁熟之贤良；而元勋则多强悍残忍之豪杰，其间不乏硕德英才，然何可与殉国者同年而语哉！予读史至五季，叹朝秦暮楚，若冯道之流，不可胜数；及有铮铮如韩公者，复为传奇所变乱，安得不亟正之，以张韩公之忠烈？然非可空言正也，亦必作如传奇，使天下之以为元勋者，阅之而疑，疑之而辩，辩而折衷于史鉴，咸知为殉国忠臣，而实非卖国之元勋。然后韩公之为韩公，始得昭著于天下。同时有闾邱仲卿者，奇士也，建议潞州之后，竟绝迹无闻，予甚惜之。

韩公之忠勇，仲卿之才略，皆足千古不磨。计传韩公之忠烈，未免短窄无奇，莫若并仲卿之才略而演之，乃平空结撰，翻黄巢等文案，而为三百年之大梦。援前证后，虚诞而不支离；进正退邪，褒贬符于经史。稀奇古怪，事之所无，而理之所有；深奸隐恶，法所不及，而笔所不容。凶猾为之寒心，方正因而壮气。随意所至，信脱抒怀，积成卷帙，不觉繁多。至于文辞芜秽，见识鄙卑，意义疏漏，则仰望于垂鉴之君子修饰诸。

新安蜉蝣氏汪寄志原。

吴序

梦称希夷，其希夷所梦乎？曰：非也。既非希夷所梦，曷为而称希夷梦？曰：以希夷之地尔，以希夷之徒尔。其徒与地曷为而称希夷？曰：黄粱以时称尔，高唐以地称尔，蝴蝶以神称尔，南柯以境称尔，而茲义有所洽，情有所通，胡为不可称希夷也！

予于仲夏自北帆旋，残暑酷虐，憩寓于江都之梵觉寺。当日赤镜悬空，云翳净绝，方枕簟布地，浸蓄沉瓜，忽有叩门者曰：“野马在乎？”僮将启户，予止之，答曰：“出矣！”曰：“何往乎？何归乎？”予曰：“不知往处，未定归时。”曰：“然则将所寄寄于此矣！”排闼而入，汗流如沛击，下敝笥，弃盖脱衣，就簟夺扇。予怪之，曰：“客何姓，曾交野马乎？”曰：“未也。吾姓王，字度初，昔于盐城张汉梁家，与钟道号桂山者订交。”指笥曰：“此钟子所寄者。”予曰：“未闻野马交桂山，客得毋误乎？”曰：“否，桂山亦代寄者。桂山曾有湖海游，于舟次遇蜉蝣汪子，邂逅莫逆。汪子持笥，嘱寄江南野马。桂山访求不得，易簷时执吾手叮咛务致。吾不能推，携回启视，则脱稿四十卷。偕汪子与石观之，并询吴子。与石曰：‘吴云北野人，行踪无定，风帆车蹇，少有已时。其往来南北，或终邗沟，则寓于梵觉寺之远山房，曷往访而致焉？’吾踵此询问不计次数，计年则已三矣。吴子归时虽未可定，其可以日计乎？”

予曰：“野马即予，与石阅之有说乎？”度初跃然而起，

曰：“有！谓其粗陋而不精警也，谓其苛刻而不宽厚也，谓其肆臆说而违中庸也，谓其先岩穴而后台阁也，谓其徒虚言而不能实济也。”予视卷帙繁多，抚笥而谓之曰：“蜉蝣特寄，与石有说，则非终日所能尽。”度初曰：“吾得晤子，吾肩卸矣！终日不终日，吾弗问也。”复啖瓜瓠，着衣拾盖，半揖而去。

予乃扃扉检册，奈汗津津不休，为之曲肱倚息。及霹雳震屋，注雨倾盆，乍惊寤时，则已暮矣。移簾还房，驱蚊燃烛，垂帘玩绎，日上方眠。凡十夜始毕。

观其托兴于梦，又苦为时短促，乃假希夷之久睡，而缩三百余年为数十载之长梦，以舒用舍行藏之怀。且表攫于孤寡者，孤寡复受敌攫，富贵浮云，无一非梦。所关于教化大矣。予爱其文质疏内，不得谓之不精警而粗陋也；予爱其悯微恤贱，不得谓之不宽厚而苛刻也；予爱其彰暗穷凶，不得谓之违中庸而肆臆说也；予爱其尊贤敬良，不得谓之后台阁而先岩穴也；予爱其归根结实，不得谓之不实济而徒虚言也。原其心则眷眷，忧民为国之心也；论其事则兢兢，进君子退小人之事也；究其道则孳孳，型风俗端教化之道也；计其功则堂堂正正，一劳永逸之功也。

忆昔闻蜉蝣无求无好，迨后晤时，俨如槁木，今胡为而有此用世之文章？予甚疑焉。岂其肤有所受而无所诉，始为此言与；岂其目有所观而不能堪，乃为此言与；岂其因时势必须如彼，立法必须如彼，功始可收，患始可除，托而为此言，以备采择与；岂其怀仁抱德，待价未估，鬓丝齿脱，不忍无闻以歿，发而为此言，以存其不朽之名与；岂其幽思大道，希于所见，夷于所闻，而谓寤不如寐，爱夫希夷氏之希夷，而为此言因其义以为名与？予虽不必谓不知之，亦不得妄谓知之。惟其实有裨益于世道人心也，何可使之湮没！将谋梓焉，缘为之叙。

南游两经蜉蝣墓并获《希夷梦》稿记

丙午仲春，西入华岳。旅次逢丹客，方自然者，潇洒不群，相与评山论水，说剑谈医。约偕南游，期中秋，相待于湖上之北高峰。至期，丹客不果来。予先有故交，相订冬初会于剑阁。乃过钱塘买舟，拟取道睦歙，逾箬岭，由康化而长江直上。方出雉山，水浅滩高，船多挤遏，搏激聒耳，夜枕难安。月亮穿篷，披衣启户，携剑上坡，信步而前。山光如雪，水声渐远，沿曲涧，出深林，乍见人畜成群，形容巨伟。近之，则皆怪石枯株，如兽如鬼。毛发悚然，神定复入。

东方渐白，则见冈岭蜿蜒，峰峦拱卫，景象殊幽。忽闻浩歌出于草庐竹舍之表，则山半有老者倚石而朗吟。予奇之，即揖询焉。指冢曰：“所以悼此君也。”视石刻文，乃“蜉蝣汪子之墓”。予以其命名之怪也，曰：“蜉蝣为何如人？”老者曰：“澹泊无求，性孤寡合，所有著作，意创语新。”予曰：“著作何名？”老者曰：“蜉蝣于风和日丽，则杖履寻山；雨雪晦冥，则挥毫消遣。积有卷帙，名之曰希夷梦，未梓而患偏废，卒于西湖。”予方欲再询，而舟子寻踪奔至，便便促催，拱别旋回。

次日抵新安，舟止登岸，见其山峰耸拔，溪潭清澈，不能遽去。复于郊野乡村徘徊，迥非尘境。偶见市悬尺幅山水，气韵神妙，为吴秋南作，以廉价得之。市人曰：“犹有文稿，请并贱售。”捧大簏倾焉。予检之，有汪子《希夷梦》稿。携回

展诵，惊其玮奇瑰异，发天地之秘，而补前人所缺遗；扫除大道之尘翳，而贪邪尽丧其机巧。真希夷之奇观，而得之于无意，何太幸焉。自歎抵蜀，无日不赏叹也。

居剑门凡五阅月，偶睹丐者痼疾，出刀圭以愈之。于是闻风而至，殆无虚日。复经三月，向所订者，终未见到；乃进益州，亦不能访获信音。于是恣情于月山、云安、龙门、临邛、蒙山及各胜境，而后入眉州，上岷山，登峨嵋。虽因囊罄不克更西，而天之旷然高远，地之悠然广大，雪月之熔然光华，已获纵目宽胸，惜不得与蜉蝣把臂评论也。至于履巉崖之悬然，探邃壑之黝然，及草木花卉之希奇，风云烟雨之变幻，禽兽昆虫之怪异，不胜悉记。思是役也，水则泛乎江之长，浮乎湖之瀠；山则跻乎岷峨之纲领；文则诵乎《希夷梦》之新奇。惟海之汇宗无垠，尚未及见，必往观之，而后可以无憾。

乃返剑阁，未至旧旅，道旁老者拄杖迎前，捉腕讶曰：“子来何迟乎？吾侪望子久矣！”旅主人亦至，欣然曰：“前岁蒙多活沉疴，今因疫盛，咸颂吾子，而何期竟临也！”予曰：“囊空药匮，其何以济？”旅主人曰：“惟命是供，勿虑匱也。”予乃用五黄千倍饮。使具药六石，用巨缸七口，分熬六石药而称和于一缸，令凡病者，于内取饮一孟，且熬且和。

凡半月药尽，亦更无求者。主人馈酒，予亦尽量，方思货衣囊、典书剑作东行计。清晨启户，则见数老者各持草木，近前揖曰：“往年活我土多人，今复蒙消除大疫，闻吾子清洁，不敢赆金相污辱。吾子以药施，吾侪谨以药报。”言毕，置案头，复揖而出。予方欲挽以辞却，而接踵如梭，室为之满。旅主人前曰：“此皆病者获愈感报之诚心，杖头青钱，可勿却也。吾为子售，以理行装。”

次日，捧百金进，予受之登舟。数鱼腹之石垒，窥夔峽

之奔流。凡经荆南、汉寿、岳阳、三湘、汉江、鄂渚、安州、齐安、郢中大名胜处，莫不旋帆绕道，探索纵观。至浔阳风逆将泊，篙工灌足，为水族所咬，十余人援，不得上。予掣剑伏舷挥之，篙工起而鼋首仍含足不释，四畔波涛汹涌。客咸惊惧，拽篷返行，柁为鼋啮，船不能前。风与鼋争，柁折而船颠簸，众人大号。予令梢公钉数利刃于桨端入水，以代柁，始得平进。就上甲而泊，犹反侧不休。乃另觅雇，奈无下京口、金陵、姑苏、皖城者。因就上水船，转彭蠡，登匡庐，过吴州，逾昌门，复于海阳附下柳浦。

夜泊北野，山水大作，蛟为灾虐，漂人流畜，屋料蔽江，船不能发，仰望山势奔腾，奈途泥滑，众客裹足。次日晴朗，水势稍减，仍属难开。众客登岸，乃随攀跻。升降曲折凡数十里，则见山团水结、形止势聚之内，卓尔佳城，巍碑丰碣，林木拥茂，相共指称牛眠。下山出，竹舍茅庐，皆如曾游之熟境；伫而四顾，复望山腰，则蜉蝣墓之故所也。

予怪而询耕者曰：“其上岂蜉蝣墓乎？”曰：“墓而不蜉蝣矣！”予曰：“何以故？”曰：“往岁有老人载柩至此，买地而瘗。询悉老人姓戚，名礼他，冢内并非亲故相识，因见其文而神交莫逆，闻殡于旅，挈来葬焉。晨昏每至，啸咏于其间，朔望则以茶醑祭。卖药以自给。不期所买之地之未果，老人复往歛访蜉蝣之子孙。其子皆贫，为佣于外，其孙又幼而哑。老人乃起焉，而谋归之。舟行为石所触，舟沉而柩浮，老人赴水抱柩，随波沉浮而去。”

予曰：“噫嘻！殆隐者也。戚礼他者，七里滩也，隐地以为名也。夫素非相识，而为劳苦不倦，终之竟以身殉，其亦性孤寡合之流亚，气味相通，而不觉其沉溺欤！然念蜉蝣，亦可悲矣！爵禄功名固不经营，而尽推以与世人，至于歿焉，一穴之

地犹不留恋，何其淡世轻身之不休也。尝闻天道好生，而恶盈生者，宽以育之也，盈者过也。蜉蝣不能以道德化贪者为廉，以仁慈劝虐者为义，乃欲揽阳法阴刑以快其胸臆，诛绝贪虐之徒，犹并及其嗣，而毁其家，不亦过于不宽育，而违天好生恶盈之道乎！宜其子贫为佣，而孙且哑，歿后之柩尚不知沉埋何所也！”感叹返舟。

或曰：新安郊西亦有蜉蝣墓；或曰：蜉蝣尚未死。予亦不暇考也。计至武林，则上海舶，将随其所往。因检其稿并尺幅，藏之于笥，置于西湖之侧。其行其止，惟听之于天焉。

目 录

自序

吳序

南游两经蜉蝣墓并获《希夷梦》稿记

第一卷 喜泰平墜驴招国士

悲鼎革哭像励孤军 1

第二卷 食周秉终不为宋臣

睹覆巢安能望完卵 12

第三卷 闹皇庄狂童取辱

焚歌苑侠气遭擒 24

第四卷 重心背入狱脱真才

掩耳目焚牢烧假犯 39

第五卷 验骨殖图书行邻国

辨声音指引入名山 55

第六卷 隐士避功名莫啻阱陷

忠心甘节义尤切神魂 71

第七卷 空空不免吹篪

腹实何须弹铗 88

第八卷 等国政贤相辞朝

行新法乞儿受爵 106

第九卷 救澆漓立议修文德

整散漫挥毫著武谋 125

第十卷	明荐暗倾沉疴难国手 顺留逆去利器试盘根	149
第十一卷	妒嫉暗招兵 糊涂偏选将	164
第十二卷	寻良友雾漫认龙驹 夺佳人风萍降猢犬	182
第十三卷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确实贤君窜骄将	198
第十四卷	馈賂交邻为敌树敌 正名施令攻心结心	212
第十五卷	计中计赚开百结关 身外身诱过独锁渡	226
第十六卷	虚有可乘取城易于拾芥 式无用处破岭拟若登天	243
第十七卷	察阵势漆胶吴越 中反间鱼水参商	256
第十八卷	义胆忠肝难胜谗夫浸润 志悲气愤单摧大敌貔貅	272
第十九卷	酬知己剖腹表丹心 救良朋束腰擒白额	291
第二十卷	绊雄兵两途袭故 燔巨舰单艇擒首	309
第二十一卷	鹿角车毙骁骑攻瑕取胜 蜂房卵毁屯积走险成功	326
第二十二卷	数节迎刃星驰电掣 一着错布瓦解冰消	341
第二十三卷	地利人和资用全援绝可守	

	依危恃势备御缺求隙而攻	357
第二十四卷	两函书商量和议	
	一道表惶恐求成	375
第二十五卷	五猴掣天印	
	百雉炬双毫	391
第二十六卷	定河为界大将军封侯镇土	
	指石喻心老庶长制佞保储	408
第二十七卷	变成法补全成法	
	戮贪员惩劝贪员	424
第二十八卷	追逋犯喜得金船渡弱水	
	求快婿误将木氏作王郎	445
第二十九卷	招驸马笼络英雄	
	认公主成全窈窕	465
第三十卷	为奸谋散分奸势	
	进正士扶持正人	481
第三十一卷	重宿儒盈庭皓首	
	除痼疾遍野春风	498
第三十二卷	念疾苦一朝寻源	
	审形势三年奏绩	517
第三十三卷	破肚移心善念深仇都了结	
	拘魂易体巨奸淫恶自灾殃	534
第三十四卷	怀逆谋群奸授首	
	舒忠愤二子捐躯	554
第三十五卷	众邪误置蚊聚成雷	
	三将临危舍生取义	571
第三十六卷	守令得人民安寇殄	
	渠魁失计险丧亲离	589

第三十七卷	武事无庸武备	
	攻坚莫若攻心	611
第三十八卷	金莲瓣倒垂群英智竭	
	紫竹根斜画众鄙魂穷	636
第三十九卷	逢覆舟徇乡国快意对伤心	
	追亡友别妻擎生离成永诀	658
第四十卷	功名何处梦回剩得须眉白	
	疆土奚存国丧难禁纂奪评	681

第一卷 喜泰平坠驴招国士 悲鼎革哭像励孤军

话说自唐室不纲，黄巢乱起，天下分崩，生灵涂炭，接以五代相沿，奸诈是尚，仁义丧亡，四维既不能修，传国又何能久？其间稍可称者，唐明宗后，如周太祖亦颇多善政，然皆莫能赎其前愆，是以未再传而绝灭。若于黄袍加体，众呼万岁之时，即不知如张益州之下马同呼，岂不知以死自誓，杀身成仁，流芳百世，岂不美于千古同称篡逆乎！况左右皆是腹心，以纲常大义，再三开导，岂有不依，又何至于死！如忧主弱将悍，神器终属他人，则何不权时摄行，而以法削割首乱者，仍复辟于主乎？初既不能以死辞，后又不能以权复，则是宿谋可知。何期转眼虚花，未数年，即有宋太祖葫芦依样。宋太祖既忍背世宗，宋太宗又何必不忍背太祖？承祧之用异姓，二王之不得其死，天网何常疏漏哉！皆由废弃仁义、狙诈成风之所致也。

且说周自世宗驾崩，太后垂帘，太子嗣统，殿前都检点赵羽翼已成，心腹满布，其中尤杰黠者，有王审琦、王彦升、石守信、史珪、王汉卿、郭全贊、楚昭辅、陶谷、赵普、苗光义、李处耘、王溥、罗彦环、张令铎、张光辅、赵彦徽、王全贊、陈思海、李汉超、慕容延钊、符彦卿、潘美、刘光义、王仁瞻、曹翰、刘廷议、赵廷翰、王彦超、武行德、郭进、来信、王沔等，其余愿效死力者，不可胜数。建隆元年正月，乃

使其党假作镇州、定州急报，皆称北汉王约同契丹，乘丧大举入寇，兵精将猛，锋不可当。

彼时举朝闻报，惊惶无措。宰相王溥出班奏道：“北汉乃国家世仇，契丹又系宿怨，今闻先帝驾崩，揣度无人能御，是以交结，乘虚而来，兵势凶猛，诚不可轻视。为今之计，须亟选将领兵，速行迎御，始免遗误。臣视诸将能任此事者，非赵都检点不可。”首相范质道：“且待续报，再为斟酌。”王溥道：“救兵如救火，岂容刻缓！先帝经营数年，费多少钱粮，复得城池若干。今二敌合力而来，边关城邑，虽有兵将，如何能守得住？边城有失，则迎刃破竹，长驱直入，国家大事，未可知也！”幼主持疑不定，因问学士陶谷道：“陶先生所见若何？”陶谷奏道：“王相所见甚是。”太后道：“陶先生与王相公意见相同，自然不错。”即命将兵符印剑交与都检点。

当下拜受出朝，统众往北进发，次于陈桥安营停宿。至五鼓时，军校又效当年故事，拥检点着黄袍作天子，返戈回朝矣。满朝文武，边廷将帅，俱恋爵禄，屈膝惟恐不及，谁念旧主恩泽、君主纲常？其间惟有二人，忠义激发，不顾身家，志虽未成，而节义伦理，炳炳不磨，堪垂千古。二人者谁？一曰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一曰昭义节度使李筠。

那韩通系唐韩文公之后，为人正直奉公，有拔山举鼎之勇。周太祖爱其材器，使为亲军，随行征伐，功绩颇多。世宗北征，加为陆路都部署；及不豫还朝，加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因世宗驾崩，感两朝隆宠，过于哀恸，正成羸疾。虽卧病在家，常怀忧虑，为都检点羽党盘结，时时留心朝中事务。到正月初四日，因服药假寐，醒时已经夜深，方知朝廷使都检点领兵，御北汉、契丹。大惊道：“外寇事虚，赵某乃心腹之疾，兵权入手，谁能制之！”因修书，差家人飞往家乡，叫兄